

# “笃”出一锅鲜

□苏州 申功晶

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八回吃晚饭时，晴雯布菜时一面摆好，一面又看那盒中，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，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。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，说：“好烫！”袭人笑道：“菩萨，能几日不见荤，馋的这样起来。”

能让贾宝玉馋成这样的“火腿鲜笋汤”，到底何许物也？这是一道时令江南佳肴，在苏、沪一带唤作“腌笃鲜”。

汪曾祺在《肉食者不鄙》一文中提到“腌笃鲜”：“上海菜。鲜肉和咸肉同炖，加扁尖笋。”“腌”即腌过的咸肉，“鲜”即新鲜五花或蹄膀、小排，一个“笃”字，传神勾勒出一幅文火慢炖，锅中发出汤水轻沸“笃笃笃”的画面。不得不佩服江南人给菜肴取名之玄妙，“腌笃鲜”全名无一字提到“笋”，但春笋却是这道菜当仁不让的灵魂。

每年开春，大量上市的春笋，带着新鲜泥土味，散发清新的气息。倘若没了春笋，便成就不了“腌笃鲜”，毕竟，这一锅鲜的灵气全在那水当当的鲜笋中。

李渔在《论蔬》中夸春笋“清，洁，芳馥，松脆”，把它推上“蔬食中第一品”神坛。李渔是个纠结之人，一方面觉得肉俗、笋雅，另一方面又觉着肉、笋乃“黄金搭档”，且以肥肉为佳：“以之伴荤，则牛羊鸡鸭等物，皆非所宜，独宜于豕，又独宜于肥。”究其缘由，“肥非欲其腻也，肉之肥者能甘，甘味入笋，则不见其甘而但觉其鲜之至也。”

众所周知，“味道的调和”乃中华料理精髓之所在，腌笃鲜的完美在于这一锅汤料能出奇制胜

地相互渗透，咸肉晶莹剔透，腊香四溢；蹄膀酥烂有度，肥美鲜糯；春笋鲜嫩爽脆，水灵灵、甜津津，算得上笋中珍品。蹄膀出其鲜，咸肉出其香，春笋助其清爽，这一锅肉绵笋脆、滚烫香鲜的奶白汤头，啜上一口，用上海人的话来说：鲜得来眉毛也要脱落嘞！

对于每一个“包邮区”人来说，再好的饭店炖的腌笃鲜时间都不到位，味道也没完全出来。最好吃、最正宗的还是自己家里做的腌笃鲜，火候刚刚好，一如美食家陆文夫所述“鲜肉、咸肉，春笋加辅料，荤素搭配，煨炖之后啊，呱呱叫的肉汤……”

腌笃鲜地道的做法，是咸肉、鲜肉加大量春笋，文火慢煮上两、三个小时即成，没有什么技术难度，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候。

没有一块好咸肉绝无可成就一锅好腌笃鲜。过去的咸肉都是自家腌制，现在要吃一块上好的咸肉，须提前去乡下人家预订。鲜肉可选用五花、小排，而吴地人家大多用蹄膀，蹄膀皮厚脂厚，瘦肉又是栗子肉，较之五花更耐炖，肘骨与咸肉一起炖更香。笋则是用来提鲜、吸油、吸味。

我的父亲笃得一手好“腌笃鲜”，记得少年时，每到开春，我都会陪在他身边看笃“腌笃鲜”。在与时俱进的今天，传统的煤炉、柴灶早已“淡出江湖”，这是比较惋惜的。虽说新燃气便捷省时，可它的软肋也是显而易见，比如，开大火时，火力太强；用小火则受热不匀。要烧出老煤炉、柴灶那种弱火慢炖、白汤醇香的滋味，实在是难上加难。

为保证食材原味，父亲坚持

用老砂锅炖制。下锅前，将春笋剥开，滚刀切块，焯水去涩，捞出后过冷水备用，再把鲜蹄膀和咸肉分别焯水断生，去除血沫杂质，洗净咸肉切成小块。先将蹄膀放入砂锅内，加足量清水淹没并高出少许，用大火煮沸，加上料酒，转小火慢加盖焖煮个把钟头。随即放入咸肉、笋，窃以为，一道菜肴、一锅汤水的好坏，主要取决于食客的心意。

现在条件好了，自家腌笃鲜想吃什么就放什么，比如百叶结、莴苣、鱼圆、香菇、蛋饺、木耳……所谓章法之内，名正言顺，章法之外，各显神通。用文火慢慢“笃”上两个钟头。在这段冗长等候中，父亲翻书看或找邻居大爷下围棋消遣时光。渐渐的，从砂锅内传来“咕嘟咕嘟”，挠得人心痒难耐，无数条馋虫似被从肚里勾了出来，每“咕嘟”一声，意味着汤又鲜美了一分。笃到水汽从锅盖小孔里徐徐冒出，灶间仙雾缭绕，俄倾即满室弥香，接着飘满整个楼道。邻居大妈开玩笑说道：“哦哟，又在烧腌笃鲜啊，馋得口水要流下来了。”

腌笃鲜一开锅，但见玉白的春笋、翠绿的莴苣、红白相间的咸肉济济一堂，笋肉混搭，瞧着美得淡然，半分也不俗。肉吸饱了笋的鲜爽，灌去油腻，笋则融和了肉的脂香。

举箸初尝，蹄膀酥肥、咸肉厚腴，作为灵魂的提鲜之物春笋更是脆嫩清甜，味道胜过肉。当然，最惊艳的莫过于触动口舌的一锅汤，舀一口，鲜中带香，腴中见清，连莴苣和百叶结都吸收了肉、笋鲜香，真是欲说还休！

水里用手摸到藕把子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藕拔出，这样才不会断。如果将藕挖破或挖断，容易导致泥浆灌入，这样的藕既没有卖相还卖不出好价钱。

挖藕师傅津津乐道地讲述他的挖藕经验，专业挖藕人挖出的藕有头有尾、完整、破损少，藕挖了一大堆，手上、身上却没沾多少泥。挖藕时要确定整段莲藕的走向和长度，这个全靠经验，不用开挖，只须捏住枯萎了的荷梗往上提一提，就能判断出藕的走向、深浅、粗细。

挖藕师傅穿戴特制的防水长手套连衣裤，站立在齐腰深的荷塘里，通过藕杆来定位莲藕的大概位置，用脚在荷塘泥巴里摸索着踩，俯下身弯着腰，下巴贴着水面，将双手尽力伸入淤泥，找寻着莲藕。

挖藕是件苦差事，秋天荷塘寒冷刺骨，挖藕师傅一天好几个小时浸泡在泥水里，藕香背后几多艰辛一般人难以承受。伴随着一连串娴熟的动作，把一根根鲜嫩的莲藕采上岸就是藕农最开心的时刻。遇到长得特别大又好的莲藕，藕农们还会互相炫耀，展示这一年他们的劳动果实。

藕塘水虽浅，但莲藕却在泥里埋得深，只见挖藕师傅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很大的力气。由于长时间弯腰浸泡在水中，从事挖藕的人会落下关节炎、腰肌劳损等

毛病。辛劳的挖藕师傅笑着说：“咱挖的不是藕，是金子。”一个有经验的挖藕师傅一天在水下作业五六个小时，能挖五六百斤莲藕。

荷塘水质好，泥巴自然也好，这种环境中种出的莲藕整根有5节左右，一根完整的藕一般能长到1米左右，细长皮薄个大，肉质饱满，淀粉含量丰富，品质极佳。削皮后色泽洁白，掰开莲藕，即食生吃。莲藕可以炖汤清炒、凉拌煎炸，做糯米藕、涮火锅，或是麻辣拌等，把荷塘中的莲藕做成一道道清爽鲜嫩滋味，送上了市民的餐桌，一口咬下，藕丝断连缠绕舌尖，醇香浓郁。

“荷莲一身宝，秋藕最补人。”莲藕味甘，富含淀粉、蛋白质、维生素C和维生素B<sub>1</sub>，以及钙、磷、铁等人体必需的元素，藕肉易于消化，适宜老少滋补。生藕性寒，有清热除烦、凉血止血散瘀之功；熟藕性温，有补心生血、滋养强壮及健脾胃之效。莲藕的花、叶、梗、须、蓬及莲子、莲心各有功效，均可入药治病。

乡村振兴，大江南北将生态荷塘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，衍生出莲心、莲种、藕带等特色产业助农增收，形成了集种植、加工、流通、观光于一体的产业链，夏天观赏荷花，冬天参与挖藕，清香的荷塘已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“聚宝盆”。

## 牧云

□无锡 陆峰

车子在路上爆胎是始料未及的事情。打完救援电话，我颓丧地坐在马路边，毫无形象可言。不知名的果子“啪嗒”一声落在身侧，抬头，纯净到通透的湛蓝天空撞入眼眸——此时的云像飞天身上那飘逸的缎带，婀娜娜，轻盈、缱绻。

许是天空蓝得过分透亮了，衬得云像牛乳中浸泡过一样，又白又厚。若仔细看，就会发现这些云是在不停变化着的。它们慢悠悠地敞开，淡了、薄了，如袅袅炊烟在天空升腾而起。“炊烟”慢悠悠地飘摇着，越散越开，最终幻化出万千姿态。它们像是一群游吟诗人，浅吟低唱着，一副悠哉游哉的散淡模样，一路飘飘摇摇，散散向前。

歌手许茹芸在歌曲《云且留住》中唱出了疑问：白云来自何处？她未曾求得答案，却羡慕白云悠然自如，愿自己能与白云同行同驻。

当年听这首歌，只觉得歌词太矫情，许茹芸独特的唱腔也掩盖不住其中的酸腐气。今时今日，此情

此景，我竟是与写这歌词的作者通了悲欢。

生活纷忙，时间风驰电掣，一不留神“梨花落尽成秋色”，去岁的计划尚未完成，时光就已一脚把我踹进了新的一年。手机备忘录里满满的待事宜、电脑里拟了初稿还没有定案的合同、家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……焦虑和恐慌充斥着我的内心。然而，就在这一刻，那些焦虑和恐慌就好像天上的云一样，飘飘悠悠、丝丝缕缕地从我身上抽离而去。或许，它是一块洁净的抹布，悄无声息地擦去了散落在心里的尘埃。

天上的这些云啊，它们走过都市乡野，走过山水花间，走过繁华，走过荒芜……它们闲庭信步而来，又安闲自在而去，始终散淡而过。它们淡泊无争，真切而随性。

这一刻，云在天上，也在我心里。它，或者我，亦或是它与我，都是安静且丰盈的模样。

我在心里牧云！

## 母亲的品春宴

□南通 陆漪

“四时知其味，食春正当时。”春回大地，万物萌发，应时应季的野菜纷纷上市，舌尖开始行走于和煦的春光之中。上周末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让我们去乡下家里吃春宴。

那天上午，我们去超市买了一些父母爱吃的食品，然后驱车回家。到了家里，只见父母在厨房里忙碌，我们正想一起帮忙，母亲说这些菜都已经切好、洗净了，就等下锅了，让我们去把饭桌上清理干净，等着尝鲜。

不久，父亲吆喝着：“菜来了哦。”只见金黄色的春卷堆叠盘中，热空气中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“调羹汤饼佐春色，春到人间一卷之”，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清人林兰痴的诗句。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，轻咬一口，春卷皮又酥又脆，荠菜肉馅柔中带鲜，油而不腻，满口生香，令人欲罢不能，吃一口香喷喷，如品一缕好春光。

我们刚吃了两个，香椿炒鸡蛋端了上来，青花瓷小盆中，淡黄的鸡蛋块上，镶嵌着碧绿的椿芽，黄绿相间，色泽淡雅和谐，相得益彰。

一股清香弥散开来，令人神清气爽。虽然先生让我等父母炒完菜一起来吃，我还是忍不住尝了几口。土鸡蛋的鲜味和淡淡的香椿味相融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，让我的舌尖在打滚，蓬松柔软，味道鲜美，口舌生津。难怪康有为品尝香椿炒鸡蛋之后，欣然赋诗《咏香椿》：“山珍梗肥身无花，叶娇枝嫩多权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，食之竟月香齿颊。”鸡蛋炒香椿所形成的奇香，居然让他香留齿颊，一个月都不曾消失。

“韭菜炒虾仁来了。”父亲边端着菜边报着菜名。号称“春季第一鲜”的韭菜腴嫩青碧，葱绿可人，而虾仁玲珑剔透、淡红如玉，两样食

材的悄然邂逅，简直是天造地设、相得益彰的“佳配”，鲜滑软嫩，口味清新不油腻。漂泊不定、颠沛流离的大诗人杜甫为了招待久别重逢的故友，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，老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跃然纸上。

这些色香味俱全的菜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，父亲笑着对我说：“最后两道菜，一会儿就上齐了。”正说着，母亲又催着父亲去端菜。浓油赤酱的竹笋烧肉呈现在了眼前，我“顺手牵羊”夹了一块嫩竹笋、一块猪肉，脆嫩爽口的竹笋裹着厚重的酱汁，吸饱了肉汁的香醇，味道更加浓郁，而五花肉除了浓油赤酱的滋养，也有了春笋独特的清香加持，两者完美融合，自然让人垂涎欲滴。著名吃货苏东坡在一次美食派对上，用其情有独钟的竹笋和猪肉一起烧煮，沉醉于其美味，信手写下了一首打油诗：“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使人瘦，不俗又不瘦，竹笋焖猪肉”。

“最后一个香菜汤来了，你们都坐下来，一起吃饭。”母亲端着汤从厨房间走了出来，大家纷纷坐了下来。热气腾腾的香菜汤散发着浓浓的香味，汤汁呈浅绿色，金黄的蛋白、白嫩的蘑菇和碧绿的香菜交织在一起，舀起一勺汤，入口清香，回味鲜美，清汤下肚，油腻感顿时就消失殆尽了，食欲又“满血复活”。

看着这一桌子的春菜，我们是频频举箸，大快朵颐，吃得眉开眼笑，点赞不已。没多久，大家吃得菜足饭饱，母亲最辛苦吃得最少，却笑得最甜。

“世上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。”那桌丰盛的春日之宴，把春天装进了餐盘中，每一道精心制作的菜都是对春季最深情的告白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54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